

神秘岛

外国少年文学卷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儒勒·凡尔纳 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428
V2P
=3
C-1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少年文学卷

44B-1
神 秘 岛

(三)

[法]儒勒·凡尔纳 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岛/(法)凡尔纳(Verne, J.)著;王述洁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少年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神… II. ①凡… ②王… III. 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5001 号

神秘岛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三 十 三

冬天在6月里降临到岛上,这里的6月相当于北半球的12月。当前的大事是制作暖和而又耐穿的衣服。

畜栏里岩羊的毛都被剪了下来,接下来要做的事便是把这些宝贵的纺织原料织成毛料。

很明显,西鲁斯·史密斯既没有刷毛机、精梳机、压光机、拉线机、捻线机、走锭精纺机和自动纺纱机等来纺纱,也没有织布机来织布,所以只好采用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而免去了纺纱和织布的工序。他准备直接利用羊毛纤维在强大压力下会互相交错粘连的特点,来制造人们称之为毛毡的料子。这种毛毡可以通过简单的挤压得到,这种方法或许降低了料子的柔软性,但它却使料子的保暖性得到保证。岩羊的毛很短,正适合做毛毡。

工程师在伙伴的协助下——邦克劳夫只好再度把造船工作搁一旁——开始了做毛毡的前期工序,这道工序是为了清除羊毛里人称羊毛粗脂的油脂物质。清除油脂在一只盛满水的大桶里进行。把水加热到70度,羊毛在里面浸泡24个小

时后，再用苏打溶液对羊毛进行仔细清洗，然后通过挤压除去水份使它干透，这样就可以压毛毡了，也就是说可以用来生产一种结实的毛料了。这种毛料自然是粗糙的，在欧美的工业中心几乎一文不值，可它在林肯岛的“市场”上却是奇货可居，非常受人重视。

这种毛毡可能许多年以前便为人所知，其实，最原始的毛毡就是用西鲁斯·史密斯准备采用的方法制造出来的。

在制造压榨羊毛的机器时，西鲁斯·史密斯的工程师本色使他大有用武之地，因为他懂得灵活利用迄今尚未得到利用的海滩瀑布的机械动力，用它来驱动压榨机。

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了。在一棵树上安上凸轮，它使垂直的捣槌交替地开起落下；然后把羊毛放在料槽里，用捣槌不断捶击；再把整个装置用一个牢固的构架加以连结。这便成了一架压榨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使用这种机器，直到后来发明了压滚，才用滚压代替了捶击。

由于西鲁斯·史密斯领导有方，这项工作取得了人们期待的成功。他们先把羊毛用肥皂水浸泡，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羊毛易于交织、压榨并变得柔软；另一方面又可以免得羊毛在捶击后会收缩，等羊毛从压榨机里出来时，就成了结实的毛毡了。原来粗糙的羊毛互相交织重迭得十分密实，它不但适合做衣服，还适合做被褥。自然，它不是美利奴呢，平纹薄花呢、苏格兰开司米、亮泽呢、斜贡缎，也不是中国缎、奥尔良混纺

呢、驼绒、精纺呢和法兰绒，它是“林肯岛毡”。林肯岛上于是多了一种工业产品。

移民们就这样有了暖和的衣服和厚实的被子，他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迎接 1886—1887 年冬天的到来了。

真正的严寒于 6 月 20 日前后开始，邦克劳夫不得不暂停造船工作，他为之深感可惜，因为这项工作明春必须完成。

水手下定决心要去塔博岛作一次探险，西鲁斯·史密斯却不赞成纯粹出于好奇而冒险，因为这个荒凉的石头岛上显然不会找到什么救星。以一叶扁舟，又是在陌生的海域，要作一次 150 海里的航行，这不能不使他有所担心。万一他们的船出海以后，到不了塔博岛，又回不了林肯岛，那小船在凶险莫测、危机四伏的太平洋中该怎么办呢？

西鲁斯·史密斯经常同邦克劳夫谈论这个计划，他感到水手对完成这次航行怀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执着，而水手自己却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朋友，我发现，”有一天工程师对邦克劳夫说，“一方面你对林肯岛赞不绝口，多次谈到一旦非要离开这儿时你会如何的悲伤；另一方面，你却又第一个想离开它。”

“我只是离开几天，”邦克劳夫答道，“只是几天，西鲁斯先生！去看看那个小岛什么样，去去就回来！”

“它比不上林肯岛！”

“这我早就清楚！”

“那么为什么冒险上那儿去呢?”

“为了了解塔博岛的情况。”

“那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

“那谁知道呢?”

“万一你遇上风暴怎么办?”

“在天气好的季节里是不必担心这个的。”邦克劳夫答道,“但是,西鲁斯先生,为了防备意外,我只要求你让我带上哈伯特一起进行这次航行。”

“邦克劳夫,”工程师把手搭在水手肩膀上说,“如果你或是哈伯特——现在我们把他看成我们的孩子——一旦发生了不幸,我们将会悔之不及,你知道吗?”

“西鲁斯先生,”邦克劳夫的信心丝毫没有改变,“我们不会让你有这份伤心的。航海的事等将来到了时候再谈吧。我想,当你看到我们的船装备齐全下了海,当你看到它在海上的架式,当我们开着船环岛航行——这我们要一起进行——我想,你会毫不犹豫地让我出发的!不瞒你说,你的这条船将是一件杰作。”

“至少应该说是‘我们的船’,邦克劳夫!”工程师答道,他暂时退让了。

谈话到此暂时告一段落,水手和工程师谁也没有说服谁,留待以后再接着谈。

6月底下了第一场雪。畜栏已事先备好了大量的饲料,

不必每天都去了，他们决定至少每星期派人去一次。

他们又布置了陷阱，西鲁斯·史密斯制作的小玩意儿也拿来进行了试验。鲸骨弯曲后，外面冻上一层冰，然后抹上厚厚的一层鲸脂，放到森林边缘野兽们去湖边要路过的地方。

这个从阿留申群岛渔民那里学来的发明非常灵验，工程师大为满意。用这个方法猎获了 12 只狐狸、几头野猪，甚至还有一只美洲豹。到手时这些动物都已经死了，弹直的鲸骨刺穿了它们的胃。

有一个尝试这里应该提一下，不仅因为它本身有趣，而且因为这是移民们试图同外界的人类取得联系的首次努力。

杰德翁·斯皮莱特已经琢磨了好多次，或者把信装在瓶子里扔进海里，也许海水会把它冲到有人居住的海岸边；或者让鸽子把信带走。但是，怎么能够真的指望鸽子或者瓶子远渡重洋到达 1200 英里以外的任何一处陆地呢？这简直是异想天开。

6 月 30 日，哈伯特一枪打下一只信天翁，它只是爪子受了点轻伤。这是一只美丽的大鸟，翼展达 10 英尺，太平洋这么大的洋面它也能飞越。

哈伯特很想把这只美丽的大鸟养起来，它的伤很快可以痊愈，而且他相信自己能够驯化这只信天翁。可是，杰德翁·斯皮莱特对他进行说服：他们不能错过机会，应该利用这个信使和太平洋沿岸地区取得联系；哈伯特应该明白，假如这只信

天翁从有人居住的地方来，那么它获得自由以后一定会飞回那里去的。

杰德翁·斯皮莱特心中时时闪过作为一个专栏作家的创作冲动，他乐于利用偶然的把他们把他们在林肯岛上的冒险事迹写成惊心动魄的通讯寄到外界去。如果信件一旦到达《纽约先驱报》社长——可敬的约翰·贝尼特先生手里，那对于记者本人和刊载这篇通讯的那张报纸来说，该是多么巨大的成功啊！

于是，杰德翁·斯皮莱特写了一个简短的报道，把它放进一个涂有树胶的不透水的布袋，上面写了几句话，恳切拜托捡到者把它寄送《纽约先驱报》，这个布袋系在了信天翁的脖子上，而不是脚爪上，因为这些鸟有在水面上休息的习惯。然后他们恢复了这神速的空中信使的自由，移民们心情激动地一直目送它隐没在西边的远天之中。

“它去哪儿啦？”邦克劳夫问道。

“朝着新西兰方向飞去了。”哈伯特答道。

“一路平安！”水手喊道，其实他自己对这种通信方式并不抱多大希望。

随着冬天的到来，“花岗岩宫”的室内工作又开始了，缝补旧衣服，缝制各种新衣物，其中包括从用之不竭的气球囊上裁布做船帆……

7月里天气寒冷，他们木柴和煤炭都很充足，可以随便

烧。西鲁斯·史密斯在大厅里安装了第二个壁炉，他们就在那里消磨漫长的冬夜。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谈话，闲下来的时候就读书，这段时间大家都获益非浅。

每当有滋有味地吃完晚饭，大厅里烛光明亮，炉火熊熊，品着热气腾腾的接骨木咖啡，烟斗里升起芳香的青烟，静听狂风在屋外呼啸，移民们感到一种莫大的享受。如果说远离人类社会并与之音讯隔绝的人也谈得上乐趣的话，那么他们的乐趣可算是达到极点了。他们总是谈论着祖国。谈论着久违的朋友，谈论着美利坚合众国的伟大——她的影响与日俱增；西鲁斯·史密斯曾深深地介入了合众国的很多事件，他所说的一些故事、情况介绍以及他对未来的展望，使伙伴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有一天，杰德翁·斯皮莱特对他说：

“亲爱的西鲁斯，你预言所有的工业和商业都会持续不断地发展，它们会不会迟早有一天要面临完全停滞的危险呢？”

“停滞？为什么？”

“因为缺少煤，说句公道话，煤是最宝贵的矿产。”

“是啊，煤确实是最宝贵的。”工程师答道，“金钢石不过是纯碳的结晶，大自然在生成金钢石的时候似乎有意要证明煤的宝贵。”

“你是不是想说，西鲁斯先生，”邦克劳夫插言道，“我们炉子里烧的是样子像煤的金钢石。”

“不，朋友。”西鲁斯·史密斯答道。

“可是，我坚持认为，”杰德翁·斯皮莱特又道，“总有一天煤会烧完，你不能否认吧？”

“咳，煤的储藏量还多得很呢，10万个矿工一年采煤一亿英担，到现在为止要想把煤采完还早着呢。”

“随着煤的消耗量不断增长。”杰德翁·斯皮莱特说，“可以预见10万个矿工很快会增加到20万个，煤的开采量不是也将成倍增长吗？”

“这没错。但是，新的机器不久可以采掘埋藏得更深的煤，欧洲的煤矿采完以后，美洲和澳洲的煤矿还可以维持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工业消耗。”

“可以供应多长时间？”记者问。

“至少250年到300年。”

“我们这一代是有保障了，”邦克劳夫道，“可是我们后代的前途就不妙了！”

“将来会发现别的东西，”哈伯特说。

“但愿如此，”杰德翁·斯皮莱特说，“因为没有煤就没有机器，没有机器就没有铁路，没有汽船，没有工厂，没有文明时代不可缺少的一切东西！”

“将来会找到什么呢？”邦克劳夫问，“你能想象出来吗，西鲁斯先生？”

“差不多吧，朋友。”

“他们用来什么来代替煤呢？”

“水。”西鲁斯·史密斯答道。

“水？”邦克劳夫叫起来，“用水来驱动汽船和火车头，用水来烧水！”

“是的，不过水已分解为组成它的元素了，”西鲁斯·史密斯说，“也许是用电进行分解，那时候水将成为一种强大而操作自如的力量了。一切伟大的发现都是按照一种无法解释的规律，互相协调并同时相辅相成的。是的，朋友们，我相信水总有一天会被当作燃料采用，合成水的氢和氧或者合在一起或者单独使用，将会成为光和热无穷无尽的源泉，它的能量之大是煤所不可比拟的。有那么一天，轮船的煤舱和火车的煤水车里装的将不再是煤，而是这两种压缩气体；它们在炉膛里燃烧起来会产生巨大的热能。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只要地球存在，它就会为这些居民提供一切所需；只要人类拥有动物、植物和矿物，我们就不会缺少光和热。我相信，煤用完以后，我们将会用水来取暖并产生能量，水是未来的煤。”

“我希望能亲眼看到这一切。”水手说。

“你出生得太早了，邦克劳夫。”纳伯说，整个讨论过程中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而，结束谈话的不是纳伯的这句话，而是托普的叫声，它忽然又怪声怪调地叫起来，上一次工程师就曾因此感到诧异，百思不得其解，与此同时，托普围着屋里通道尽头的井口

打转。

“托普为什么要这么叫呢？”邦克劳夫问道。

“为什么朱普也吼叫起来了？”哈伯特补上一句。

果然，猩猩也和狗一样，明显地表现出焦躁不安的样子，说也奇怪，它们并未受到什么刺激，却是那么惶惶不可终日。

“很明显，”杰德翁·斯皮莱特说，“这个井直通大海，可能海里的动物常到井底来呼吸。”

“不错，”水手说，“不会有别的解释了……算了吧，安静点，托普，”邦克劳夫说着朝狗转过身来，“喂，朱普，你也回房里去吧！”

猩猩和狗都安静下来。朱普回房睡觉去了，托普留在大厅里，整个晚上，它不断地发出低沉的叫声。

虽然没有进一步谈论这件事，但工程师却为此眉头紧锁，郁郁寡欢。

在7月余下的日子里，不是下雨便是寒流。气温比去年冬天要高，最冷时也不过 $8^{\circ}\text{H}(-13.33^{\circ}\text{C})$ 。这个冬天虽然不那么冷，但却经常暴雨和狂风大作。此外，海上的狂潮不止一次地侵袭“石窟”。海潮来时，使人以为是海底的地震引发了海啸，掀起狰狞的巨浪，朝着“花岗岩宫”的石壁猛扑过来。

移民们靠在窗口看着铺天盖地的海浪在石壁上撞得粉碎，狂怒的大海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这壮丽的景观不禁令他们赞叹不已。波涛带着耀眼的泡沫奔腾着，整个海滩淹没在

激浪中,巨大的峭岩好像是浮在浪花高达 100 多英尺的海面上。

在暴风雨肆虐的日子里,冒险出去很困难,甚至非常危险,因为经常有大树被刮倒。即使这样,他们还是保证每星期至少到畜栏去一次。幸亏畜栏有富兰克林山的东南支脉作为屏障,没有受到风暴多大的袭击,树木、棚屋和栅栏都得以保存。而眺望岗上的家禽场由于正迎着东面刮来的飓风,损失十分惨重。鸽棚被揭了两次顶,栅栏也被刮倒了。这些都需要重建,而且要建得更坚实,因为林肯岛正处在太平洋气候最不好的海域里。它似乎是旋风的中心,旋风像鞭子抽陀螺似地抽打着它,所不同的是,这里不动的是陀螺,鞭子围着陀螺转。

8 月的第一周,狂风渐渐平息下来,大气也恢复了似乎一去不复返的宁静。风停了,天气又变得很冷,气温急剧下降,温度计的水银柱低落到 $-8^{\circ}\text{H}(-22^{\circ}\text{C})$ 。

8 月 3 日,移民们到林肯岛东南靠近冠鸭沼地一带去打猎,这次打猎他们已计划好几天了。很多水禽把这里作为过冬的基地,猎手们看到这些水禽手痒难忍。这里有大量的野鸭,沙鳢、针尾鸭和一种罕见的鸟,大家一致同意,拿出一天来专门打这些水禽。

不光是哈伯特和杰德翁·斯皮莱特,连邦克劳夫和纳伯也参加了这次打猎。只有西鲁斯·史密斯,推说有工作要做,没

有和他们一起去，独自留在了“花岗岩宫”。

猎手们取道气球港路去冠鸭沼地，说好晚上的回来。托普和朱普也跟着去了。他们刚刚过了慈悲河桥；工程师便拉起吊桥，回到“花岗岩宫”，他要单独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仔仔细细地探看一下井的内部。这井的井口和“花岗岩宫”里的通道在同一平面上，井和大海相通，过去曾用它作格兰特湖的输水道。

为什么托普经常围着井口转来转去？为什么它常常要不安地到井边去发出那么奇怪的叫声？为什么朱普和托普一样表现得那么急躁不安呢？这井除了与大海相通之外是否还有别的支路？它能通往岛上的其他地方吗？这些正是西鲁斯·史密斯想知道的。他决心要趁伙伴们不在家时独自进行一次探查，现在机会来了。

利用过去的软梯轻而易举地便可以下到井底。打从安装了升降梯以后，软梯已弃置不用，它的长度也足够。工程师把软梯拿到直径约六英尺的井口，把一头放到井底，另一头牢牢地系住。然后，他点亮一盏灯，带上一把左轮枪，腰间插了一把砍刀，就开始下井了。

四周的井壁都很严实，不时有几块尖利的石头突出其上，凭着这些尖利的石头，灵活动物可以一直爬上井口来。

这只是工程师的一种看法；当他借着灯光逐一仔细地察看这些尖石时，他并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和裂缝可以使人联想

到过去或是新近它曾被当作阶梯使用过。

西鲁斯·史密斯接着往下走，把井壁都照亮了。

他没有看见任何可疑的痕迹。

当工程师走到软梯最后几档时，他已到了水面，水面平静如镜。无论是水面上，还是井内的其他地方，都没有任何通道可以通往峭壁的内部。

西鲁斯·史密斯用刀柄在井壁上敲了几下，井壁发出坚实的回声。这是一种结实的花岗岩，没有一种生物能在里面开出一条通道来。海滩地面下的岩石中有一条没在水里的暗沟，它连通着大海和井底，要从大海来到井底，然后爬上井口，这条暗沟是必由之路，这只有海生动物才能做到。至于这条暗沟通往何处，出口在海岸的什么部位，出口处水有多深，谁也回答不出来。

西鲁斯·史密斯察看完毕，爬上井口，收起软梯，盖上井盖。他回到“花岗岩宫”大厅里，沉思着，嘴里喃喃自语：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可那里肯定有问题。”

三 十 四

晚上，猎手们兴奋异常地回来了，打猎收获颇丰，人人满载而归，猎物再多就拿不动了。托普脖子上挂着一串针尾鸭，朱普身上则围着一圈鹬鸟。

“你瞧，老爷，”纳伯喊着，“我们这下子可有事情来打发时间了！这些东西能够做成罐头和肉饼，藏起来够我们吃一阵了！但得有人做我的帮手，我就全靠你了，邦克劳夫。”

“不行啊，纳伯。”水手答道，“船上的帆篷索具还等着我做呢，我就免了吧。”

“那么你呢，哈伯特先生？”

“我嘛，纳伯，我明天要到畜栏去。”小伙子回答。

“那就是你了，斯皮莱特先生，你来帮我好吗？”

“我跟你一起干，纳伯。”记者答道：“但我可事先声明，假如你的烹饪秘诀被我知道了，我可要公之于众。”

“随你便好了，斯皮莱特先生，”纳伯说，“随你便好了。”

就这样，第二天杰德翁·斯皮莱特成了纳伯的助手，在厨房里干起活来。工程师已经把头一天探井的结果告诉了记